

寻找大师

卞毓方 著

作家出版社



卞毓方 著

寻找大师

魏宗贻 南慎祥

吴冠中 周汝昌 朱千九

钱玄中 张道藩 林彪

马介 歐陽中石

沈从文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曹湜 李守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大师 / 卞毓方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63-7000-4

I. ①寻… II. ①卞…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6760号

寻找大师

作 者: 卞毓方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苏红雨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14039 (编辑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95 千

印 张: 2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00-4

定 价: 39.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序：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1
- 饶宗颐：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岛的风水** 8
- 遐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 9
- 乱世如何脱颖而出 11
- “五十年内无此公” 15
- 在敦煌为饶宗颐祝寿 18
- 附记：沙漠与绿洲** 22
- 金庸、余光中、王鼎钧 25
- 南怀瑾：使的是一副鼓槌，敲的是面老鼓** 30
- 奇特经历造就奇特人物 31
- 我读南怀瑾 36
- 吴冠中：懔懔绝唱** 40
- 名动江湖，争议蜂起 41
- 历史深处的凝眸 45
- 人运，画运 48
- 活在作品里 51

附录：吴冠中雷人语录 53

九秋天地入吟魂 56

品画 59

特约嘉宾柯文辉： 62

美容院最多的地方没有美女 62

“大器免成” 65

周汝昌：大师尾巴的尾巴 69

朱季海：只知崇古，不善处今 76

附记：大师渐行渐远 82

山右三贤 87

姚奠中：百年老樗，半世曲园 87

张颌：“谁说山西无人，难道我不是人吗？” 91

林鹏：“胡说八道老来疯” 98

附录：冯其庸的南北西东 107

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114

汤一介：讳言自己是哲学家 118

汤一介的三段往事 118

汤一介三看 121

欧阳中石：乘数与被乘数 125

“不务正业，无家可归” 125

在电话线的那头 130

沈鹏：“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136

人比梅花瘦 138

吴敬琏：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142

- 助手笔下的吴敬琏 143
女儿笔下的吴敬琏 149
作家笔下的吴敬琏 152
“中国经济界的良心” 155

厉以宁：天地不为一格而拘 159

- 厉以宁、吴敬琏一瞥 160
诗言志 162
听厉以宁讲故事 168
蓝旗营拜访厉以宁 171
 附录：在厉以宁家做客 175

李泽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178

- 八十年代的青年偶像 179
近距离聆听李泽厚 180
一册《告别革命》，也让世人告别李泽厚 184
细节决定人生 185
再访李泽厚 188
遥远而又切近的回声 191

域外视角 193

- 余英时：“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 194
木心：“山洞智者” 198
 附记：大师的后人与异邦 201

特别观照 204

- 茅于軾：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204
钱理群：相忘于江湖 209

特约嘉宾诺贝尔 214

-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214

远离文坛，冷眼一瞥 217

- 王蒙的造化 221
- 贾平凹的土、浑、厚、慧 228
- 在海口读韩少功 234
- 莫言的自嘲与自慰 241
- 黄山邂逅张炜 247
- “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 252

画坛：当代无大师 258

- 陈丹青、崔如琢、于志学 258
- 刘大为：将军赶路，莫撵小兔 267
- 黄永玉：小才发挥到极致 271
- 吴冠中之徒：杨延文的幸与不幸 277
- 附录：奉天承露** 285
- 李自健：正在演变为一个符号 287
- 草根刘亚明及其大师视角 299

韩美林：旁门正道，雕虫大技 308

- 工作证上贴的是猫头鹰 309
- “绝不入伙” 313

范曾：以过于人世之功利，岂能画好高蹈远引之古人？ 316

余秋雨：亭亭物外，树大招风 320

- 为何就“等不到了”？ 320
- 谁的一生不是借？ 326

书坛后起之秀 332

- 张旭光：忘不掉的，多半是不同凡响 333
- 孙晓云：变句号为问号，再还原成句号 336

- 卞祖善：如歌的行板** 340
- 经济学家之外的张维迎** 347
 与张维迎去陕北 347
 与张维迎去晋南 353
- 吴为山：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360
 “可以嘱托艺术之将来” 360
 灵之所钟，秀之所毓 363
- 李敖：老而不死是为贼** 366
 台北访李敖 366
 千山独行 369
 附录：管窥李政道 384
 爱因斯坦的脑瓜并不太笨 386
- 跋：阳光、空气、水** 390

序：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寻找大师》中的人物，起先是严格按照年龄大小出场，当我依次写好饶宗颐、南怀瑾、吴冠中，忽然心神恍惚，投笔彷徨——停！现代科技引发语言错位，哪儿来的笔？我像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使用的是电脑，不是写，是以十指击键——又停！“击”这字眼太阴狠，令人想起击破、击毁、击毙，以及什么什么的斗争。那么，改为敲？敲键，也不够文明哈，敲除了与击联盟，组成敲击，还有敲诈、敲边鼓、敲门砖、敲骨吸髓等义，哪一样，都不适合搁在电脑身上。更有人说打电脑，呀呀呸！亏他说得出口，简直野蛮透顶，令人发指。须知，电脑是笔和纸的延伸，是人的大脑的外化，怎么着，也得用“轻拢慢捻抹复挑”的弹，像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孟郊的“弹琴不成曲，始觉知音倾”；或者用深情款款的抚，像王粲的“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李白的“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

弹电脑之键也好，抚电脑之键也罢，绕了一圈，我还得回到用笔，否则便无从说写。投笔彷徨，彷徨什么呢？我想到写序。序这品种，一般是等到书稿就绪后再添加，相当于大厦的门面装潢，而我显然等不及了，我需要有一篇序，就像大厦需要一张图纸。

《圣经》描述，创世之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这世界就有了光。在《寻找大师》这本书里，我就是上帝，我说要有序，于是在2011年岁首，就有了一篇破茧而出的长序：《永不绝望，才有希望——答杨清汀问》。

问：你是什么时候着手写这本书的？

答：去年春天。在那之前，我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羨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

一本是《金石为开——金岳霖的人生艺术和欧阳中石的艺术人生》（与杨清汀合著）。展望今后的写作，自自然然就想到了《寻找大师》。

问：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惯性？

答：是的，我的职业是记者，惯于写人。1995年正式动笔写散文，也是以人物为主。大致说来，我所写过的人物，包括马克思、爱因斯坦、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马寅初、胡耀邦、项南、李敖、钱锺书，以及蔡伦、文天祥、哥伦布、麦哲伦、郑成功、张謇，等等等等。当然，都是些大人物，有人因此批评我，说我一味好大，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大概因为我渺小，渺小的人喜欢仰望，喜欢攀高，喜欢扒在高堂大厦的窗户外偷窥，这是人之本性、本能。

问：我读过你的《长歌当啸》与《千山独行》。你笔下的人物，从时空上讲，囊括古今中外，从领域上讲，横跨政治、哲学、文学、经济，还有科技。这本《寻找大师》呢，你的对象如何界定，出场顺序又是如何安排？

答：人物限定为当代，至少在我动笔时，他们还活着；范围限定为全球的华人、华裔；领域限定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偶尔触及科技界；书的体例，我想到了一个笨办法，以出生年月先后排序，以十岁为一代划分章节，这么做，谈不上什么大道理、硬道理，纯粹为了写作和阅读方便。写着写着，我预感到会有麻烦，所以又设计了变奏，比如照顾采访先后，以及特殊话题等等。

问：这个题材，你已搞了一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答：在设想上，大师应该是无比的。

问：如何无比？

答：这个……不妨换一个话题，以男子百米短跑为例：时人记住博尔特，是因为他创造了9.58秒的世界纪录；时人记住盖伊、鲍威尔，是因为在博尔特缺席或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他俩还有机会一争高下。但是，盖伊、鲍威尔倘若不能打破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后人记得的也就是博尔特。

问：一路采访过来，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答：堂堂中华，难觅大气象者。

问：你想过为什么吗？

答：社会缺乏实际需要。一切都是应运而生，客观上没有这个运。

问：请再具体一点。

答：思维禁锢，创造力被画地为牢。体制要求大一统，要求和谐，成大师者，思维要求突破，要求不拘一格，这就产生了矛盾。体制是管生存的，人生的要务首先是生存，如是乎一来，人格萎缩，东方版的犬儒主义占据绝对上风。

问：还有呢？

答：金钱的压力。社会从崇尚精神滑到膜拜物质，人都成了经济动物。本来我以为，钱多了有利于产生大师，实际情况却是，钱把中国人压垮了，形而下的意志让形而上俯首称臣，官员垮于钱，知识分子也垮于钱。

问：关于这个话题，网上有篇袁绪程的文章——《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你看过吗？

答：看过。袁绪程认为，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

问：现实就是这般无奈，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那么，你还找什么呢？

答：大师是一种社会坐标，天地元气。对一个以文化复兴为重任的社会来说，大师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问：这大道理我当然懂，可是，前提是大师已经近乎绝迹，任你怎么找，也不能从灌木丛里找出大树。

答：找，是一种过程。找的本身，往往比结论更有意义。再说，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在一个没有屈原的春秋战国，我就会把桂冠赠给宋玉。

问：为了准确，也为了增加权威性，我建议，在每个领域，都可以请十个评论家共同提名，这样一来，就省得你茫无头绪地乱找。

答：你这想法我能理解，但照着做就很危险。首先，哪来的权威评论？这年头谁说了也不算。其次，即使有那样的权威，有那样由他们提供的一份名单，我按图索骥，拿着名单去按门铃，那又有什么意思？我要的就是探险，深入不毛，左冲右撞，凭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缘分，找到谁就是谁。我这儿没有排行榜，没有座次，在拒绝俗套之余连带也拒绝了责任，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的责任，我崇尚随缘。

问：好，再问一个问题，你已经找了一年，最想对读者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答：既云“寻找”，就意味人在路上，当然更侧重于精神的旅途，寻找中的人与朝圣同志，与希望同在，永不绝望，才有希望。王国维有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千万千万不要对大师绝望，我拔脚出发，就是因为我对文化崛起仍满怀期待。

这是原序的残篇断章，经我重新组织、整理，就成了现在的面目。怎么会是残篇断章？你问。唉，自作孽，不可活。到了2011年秋天，随着采访推进，章节扩展，我发现我精心编织的正文越来越像了都市的独生子女，喜欢吃独食，目无兄弟姐妹，不，目中无序，具体表现在：一、随时将序言中的材料蚕食鲸吞，攫为己有；二、动不动就将序言制定的条条框框甩在一边，弃之如敝屣。经它一番折腾，原先五千字的长序，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无法继续支撑门面。

我不能忍受没有序文，捋袖卷土重来，2012年仲春，又写出了第二稿自序：《嗨，我一直在等你》。

此稿不是大厦的图纸，勉强喻之，是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细节。它披露的是寻找过程中的花絮，旨在为正文预做广告，勾引读者往下翻阅的情欲。譬如，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老师，请您讲讲是如何寻找大师的，那过程想必很有趣。”

这是一个小范围的座谈，地点在京城某高校，主题是我已经完成大半的

《寻找大师》。当我讲了寻找的初衷、寻找的动力、寻找的意义之后，一个男生站起来，作出上述的要求。

“好的。”我很高兴能把话题聚焦于寻找，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世上的一切真情、真义、真价，不都在于寻找么。“但是，”我转而声明，“我没有准备，只能是想到谁就说谁。”

譬如说饶宗颐吧，大家知道，他老人家住在香港，九十多岁了，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年龄的鸿沟、学问的峰峦，想见上一面，很难的啊。

既然打定主意要见，首先买他的书读，几乎能买到的，都买了，拣看得懂的翻，看不懂的，暂时放在一旁。俗话说文如其人，读了饶宗颐的书，等于见到了他半个人（打一半的折扣，留有余地），不，等于见到了他的侧影，这样一来，就更加想一睹他的风采。有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7月11号，雕塑家纪峰告诉我一个信息：8月7号，饶宗颐将去敦煌过生日。而且，他跟饶先生周围的人熟识。简直是天赐良机，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我就买了8月6号的机票，飞赴敦煌。

……

停。就此打住，不能再引。你笑了，说，卞老师你卖关子啊，怎么就不能往下再引了呢？这是因为，这是因为，嘿嘿，我搓着手回答，正文第一篇就是饶宗颐，你读下去就会明白，此处省略号里的内容，将会在那儿一字不差地排队亮相。不仅第一节的花絮如此，整篇序二的花絮都如此，它的下场和序一一样，不，只有更惨，所有的内容，都为正文强取豪夺，兼并瓦解，一节不剩，一败涂地。

有了两番作序失败的教训，我就学了个乖，我不写序了，我把全部感情、精力用于正文，我遵循通行的法则，待正文完稿后再考虑前言。

终于等到了2013年元月，正文宣布杀青，我长舒一口气，回头推敲序文。愕然发现，要说的话，都已经包括在正文里了，此时此刻，应该琢磨的是后记，而不是前言。

不行，不行！我这书，好歹也有三十万字，一本大作没有序，就像舞台上的将军没有冠冕，光头秃脑，岂非大煞风景！

想到请名人代序，这是时下的流行。请谁？最好是请莫言啦！这小子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祖坟冒青烟，人走时运马走膘，金口玉牙，放个屁也顶冲天炮。可是，我这书中写到了莫言，尽管不是一味吹捧，也是好话多于

坏话，这么一来，岂不成了狼狈为奸，互相为托？莫言这小子已随诺奖进化成了老子，他肯定不干，我也不干。嗨，还是硬着头皮，自己上阵吧。大冬天，朔风凛冽，雪花飞舞，我一个人跑到颐和园，我不是去赏雪、溜冰，我是登万寿山。我站在山顶上，向东看，看北京城，向西看，看玉泉山，向南看，看昆明湖，看银装素裹的燕赵大地，看顿失滔滔的黄河，看小天下的泰山，看流过我故乡流过天际的长江……看呀想，想呀看，突然就想到两个词：“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好像是出自《中庸》，我没有心思去查证，英雄莫问出处，好词语也休论来历，关键是它有一种传统文化的语境，有一种五山镇地，一柱擎天，气压乾坤，量含宇宙的气概。想起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书前有序，是用了他的一篇檄文《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故为代序，序中强调作家要有“长篇胸怀”，即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要有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莫言说：“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我经营的不是长篇小说，也没勇气自诩为大家手笔，但莫言的上述情怀，正合了“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古义，或者说正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古义，激发、开拓了莫言的思路。我于是就以这八字为题，借鉴莫言的魔幻或梦幻手法，结合自己对大师的崇高景仰，对寻找过程的无限感恩，对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期待，倚马立就，一气呵成，撰写了一篇天马踏云、百无禁忌的万字长序，也是我为此书写下的第三稿序。

写完了，感到万里长征后的虚脱，精疲力竭，头晕目眩。时值隆冬，为释放疲劳，我放下待写的跋，携着家人、弟子，去了一趟热风风人、热雨雨人的东南亚。

旬日后回来，打开电脑，咦！正文完好无缺，独独缺少了序言，确切地说，是最后完成的那篇万字长序。怪事！难道这顶“堂皇的冠冕”在跟我捉迷藏？我查遍了所有的文件，包括回收站，没有，愣是没有。在我外出的日子，这电脑有人动过？不可能，大门锁着，书房的门锁着，苍蝇蚊子也飞不进来。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机器本身在捣鬼。猛然想起，当年写《季羨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时，就遭遇过机器的暗算。那是2006年年初，我在那本书的《篇末说禅》中记录着：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传？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

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当初，也就是动笔伊始，并不是这么安排的。那时想到的是杂忆：不按时间顺序，而以话题或论点为主，随意驰骋，自由联想，天马抛栈，痛快淋漓。但是，写着写着，电脑突然跟我开玩笑，它把屏幕一黑，来一个不认账。结果，不仅已经写得的两万字踪影全无，连2005年建立的文档，也变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我由是神经质起来，心忖：也许这路子不对头，老天爷不让我继续写下去哩。于是，有那么好几天，我干脆什么也不干，坐在那儿玄想，想来想去，决定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一次呢，我又犯起了神经质，躬身反省：此序滑出我一贯的严谨、直白、平实，貌似天马踏云实则空泛浮夸，名为百无禁忌实则神思错乱，老天爷判定我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略施惩戒，把它给没收了。怎么办？你说还能怎么办啊？认命呗，听从老天的暗示。都说“人在干，天在看”，那么，我就顺着天公的眼光看，我看到了什么？看明白了什么？嘘——莫声张，我得赶紧行动，我把写过的三稿旧序，重新组织、衔接在一起，如前所述，取稿一的残篇断章，取稿二的第一节开头，稿三既然被老天没收，只字不留，标题还刻在我的心里，它是忘不了的——我就取它这个标题，然后来个“三合一”，组成一篇新版的自序。

组装完毕，自家欣赏，还挺像那么一回事。仿佛它就应该这样子。仿佛请莫言那厮来写也只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不是小说，不能让饶宗颐客串联合国秘书长、南怀瑾出征世界杯且担任中国队守门、欧阳中石醉草吓蛮书、王蒙摇身一变为威廉·福克纳或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到这儿，我心血来潮，冷不丁多了一分机灵，我担心老天作梗（成语就有天妒英才喔），再遣这人造的电脑使坏。毕竟，我在明处，它在暗处，它了解我，熟悉我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我了解它，却仅仅限于打字、上网、搜索资料。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当机立断，随即按下打印键，让这篇妙手偶得、天衣无缝的“三合一”，化作白纸黑字，生米熟饭，板上钉钉，既成事实。

这大概就是机会主义哈！

呵呵，是为定序。

2013年2月5日

饶宗颐：

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岛的风水

2010年春天，经过一段忙碌的案头准备，决定拿饶宗颐（1917年8月9日—）开笔。

理由绝对充分：一、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泰斗，一代宗师；二、在健在的大师级人物中，在我2010年春天的视野里，数他年齿最长，德高望重。

人物敲定，接下来是如何采访。对我来说，这是一道难题。因为他老人家生活在香港，虽然“九七香港回归”，对我等百姓来说，还是远在天边。要去，得办特区手续，这一“特”，就设置了门槛，我生平最怕高门槛，就像从前的深圳特区通行许可，能不办就不办，不让去就拉倒。再说，就算硬着头皮办好了赴港手续，人也飞到那边，我又不认识他，偌大香港，你到哪儿去敲门？

“请人介绍呀！”——你说得对。自从确定让饶公打头阵，那个春天，我一直为此而努力，找了多位与饶公有联系的人，人家怎么回答？嗨，不是说“饶先生年纪太大了，深居简出，基本不会客”，就是说“你这个选题，等于拍马屁，饶先生不会感兴趣”，或者说“他有时来内地，你要注意他的行踪”。

谢天谢地，事情正是按后一句话发展。说的是2010年7月11日，季羨林先生逝世一周年，我前往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参加老人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那儿，幸遇青年雕塑家纪峰，他是季先生铜像的创作者，季老生前跟我谈过此事，对他颇为高看。纪峰告诉我，他也为饶宗颐塑了像；下月8号，饶先生将在敦煌过九十五岁生日（此是按虚岁计算，饶公的年龄有时比虚岁还要超出一岁——笔者），到时，他会飞去祝寿。我立刻抓住这线索，请纪先生帮忙联络，加入由饶公家人以及弟子亲朋组成的祝寿团。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于是，2010年8月7日，我坐上了从北京飞往敦煌

的班机。从意外里钻出惊喜，饶先生乘的也是这架班机，只是他在头等舱，我在经济舱。此时此刻，始信老人家到敦煌不是传说（之前一直忐忑忐忑）。

第二天傍晚，在给饶先生祝寿的现场，我如愿以偿见到了老人家。所谓如愿以偿，包括握手、照相、讲话。人潮汹涌，众星捧月，我只来得及向老寿星说上一句：

“我是季羨林的学生，从北京来看您。”

饶先生握了握我的手，吐出一个词“哦——”。

事后，我在京城某高校，向部分爱好文学的学生回忆起这段故事。

“您就说了一句？”座中有人问。

“就一句。”

“饶先生就答了一声‘哦——’？”

“就一声‘哦——’。”

“您是怎么去的？”

“我说了，坐飞机啊。”

“不，我是问您飞机票能报销吗？”

“我是自动跑去的，饶先生没有请我，也没有谁派我，那机票我还存留着，你是想给我报销吗？”

满座都笑了。

看得出，学子们很难理解，千里迢迢地飞去，花费大把大把的钞票，见了面，就握一个手，说一句话，对方也就答了一声“哦——”，这叫“寻找大师”吗？这见面跟不见面又有什么区别呢？

哈哈，区别大了去了。见之前，饶先生离我很远很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见之后，饶先生就变得近在咫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念心驰，于抬头、转身之际，准能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看到他矜持的微笑。

遐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

这不是天方夜谭！2011年12月16日，在香港潮州会馆，九十六岁的饶宗颐接过杭州西泠印社的聘书，慨然出任第七任社长。

讯息飞传，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惊讶、猜测，在媒体，在网络，在街谈巷